



貴州作家

第十八辑

王蒙题



真凶

两个月约定

飘过甘川的逝水流年

赵卫峰的诗

抗美援朝文学中的地缘政治与灾难叙事

秋风吹过百草坪

神秘关岭

歌声吸引人的地方

肖江虹

王华

陈丹玲

赵卫峰

常彬

申开玲

苑坪玉

晓梦

知名作家走进关岭采风活动剪影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碧川，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省文联党组成员、纪检专员李远刚，省文化厅副厅长邓健，省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省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崇明在研讨会上

苑坪玉 摄



关岭自治县县委书记王猛舟，人大主任陆发林，政协主席罗成顺在研讨会上
苑坪玉 摄

11月30日至12月1日，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碧川、副主席井绪东、纪检组长李远刚等人率20多位作家走进关岭，该活动由省党建扶贫关岭工作队牵头，省文化厅副厅长邓健，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春毕，省旅游局机关党委书记陈国钧等人也参与了采风活动。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碧川，省党建扶贫关岭队队长、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吴春毕，关岭自治县县委书记王猛舟在一起

沈仕卫 摄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碧川，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省文联党组成员、纪检专员李远刚，关岭自治县县委书记王猛舟，著名作家罗吉万在参观在建中的关岭黔中农副产品交易城
沈仕卫 摄



相聚在古榕树下 沈仕卫 摄



关岭自治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赵伦进（右一），
板贵乡党委书记熊宗朝（右3）向采风团一行介绍板贵
经验 苑坪玉 摄



板贵乡火龙果种植基地 苑坪玉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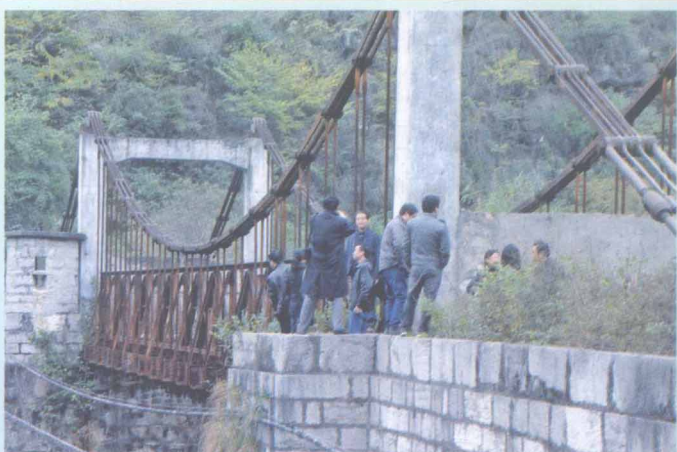


泛舟北盘江上 沈仕卫 摄

采风团一行在关岭，受到了关岭自治县县委书记王猛舟等四大班子热情接待。参加采风的还包括省作协副主席苑坪玉、罗吉万，省作协副秘书长孔海蓉，我省作家肖江虹、徐必常等20多人。在短短两天时间里，采风团一行触摸“板贵精神”，流连“岭上风光”，把脉“关岭旅游”，《贵州日报》对此次活动作了全程跟踪报道。



作家们在关岭地质公园参观 沈仕卫 摄



作家们在参观二战铁桥 沈仕卫 摄

第九届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巨才（左6），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梁鸿鹰（左7），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左8），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左5）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陕西文学院院长常智奇（中）、
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右）
在武夷山采风

2010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第九届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巨才，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梁鸿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福建省文联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全国22个省、区、市文学院的负责人、代表与会。会议由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秘书长、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本届联席会以“作家队伍建设与青年作家的培养”为主要议题，着重研究如何造就文学人才、催生文学精品、加大对外文学交流等方面的问题。



会场一角



贵州作协副主席、贵州文学院常务副
院长苑坪玉在会上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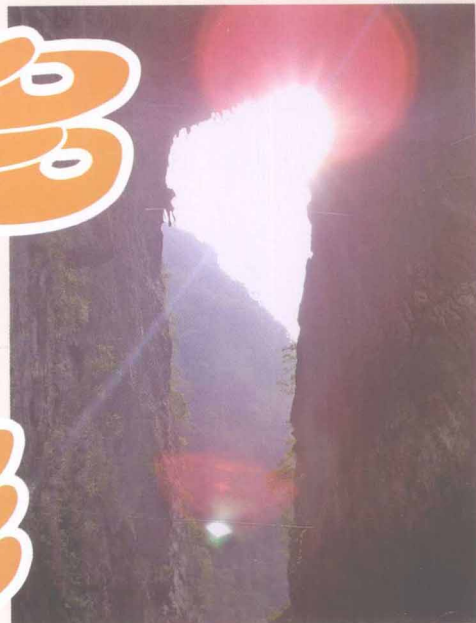


美丽的荔波联山湾

周树元 摄

多

彩



五彩缤纷的荔波大七孔晨曦 莫雄亮 摄



碧水青山

莫雄亮 摄

荔



冬天的荔波，也是旅游的好去处

莫雄亮 摄



荔波被中国梅花协会授予“中国野生梅中心”称号

莫雄亮 摄

波



美丽、清纯的荔波布依、水、苗、瑶四民族姑娘

莫雄亮 摄

三十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其基本基酒酒龄不低于十五年，按照三十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陈年贵州茅台酒是长期贮存其精心勾兑，达到更高质量标准的贵州茅台酒。

陈年贵州茅台酒基酒酒龄不低于十五年，其基本基酒酒龄不低于十五年，按照三十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酒龄选择和比例上有所区别。

国酒茅台

贵州茅台酒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CO., LTD.
<http://www.moutaichina.com>
服务热线：4008189999

●陈年贵州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原料为当地出产的有机高粱和小麦，是世界著名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是中国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和典型代表，其酿造工艺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享有国酒之称，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其基本基酒酒龄不低于15年，按照3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国酒茅台

MouTai China

【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CO., LTD.
<http://www.moutaichina.com>
服务热线：4008189999

○●陈年贵州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原料为当地出产的有机高粱和小麦。是世界著名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是中国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和典型代表，其酿造工艺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享有国酒之称，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8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其基本基酒酒龄不低于15年，按照8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国酒茅台

Moutai China

【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CO., LTD
<http://www.moutaichina.com>
服务热线: 4008189999

卷首语

一段荒诞的历史，自然会发生许许多多的荒诞故事。今天，如果人们仅仅把这些故事当成笑话来讲，最多也就意味着昨天发生的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把其中任何一个故事，写成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则往往会具有某种内涵与穿透力，从而引起读者深沉而复杂的反思。这大概就是艺术的张力吧。

本辑中篇头条肖江虹的《真凶》就写了一个发生在1976年的故事。村里村的姑娘刘桂花被杀死了，老黄等三个县公安人员前来破案，用绳子捆走了村里三个犯罪嫌疑人。其实，所谓嫌疑人，仅仅是无法证明事发时自己正在干什么而已，并无其他任何证据。生产队长肖明亮虽感到就这样捆走人不合适，提出“可这一绑，以后他们还怎么做人？”的疑问。但老黄却振振有词：“这你放心，找出凶手，剩下的不就清白了。”于是，他也只有认同了老黄这种荒唐逻辑。等到三人在无证据的情况下被放回来时，村里人却已然认定他们就是真凶。死者父亲刘老把更是必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对杀人犯的憎恨，莫名地造成三人受尽屈辱，含冤客死他乡的悲剧。你不能不承认，整个故事里，从生产队长到一般村民，从受害者家属到老黄等三个公安，本质上都是善良正派的人，没有一个是恶人歹人。可就是这些善良正派的人，出于善良正派的目的，害死了同样是善良正派的三个“嫌疑人”。三人临死前均承认自己就是真凶，但真凶到底是谁？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人们反省的问题。

肖江虹是我省近年来创作风头最盛的青年作家之一。其勤奋努力，佳作不断。作品立意俊朗，阳刚大气。迥异于贵州文坛历来的阴柔文风，大有异军突起之势。本来，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对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应该没有经历，至少不会有什么记忆。但他却写出了这样沉重的作品，由此会不会让那些曾亲历那段历史的人感到汗颜？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这么一个“冷幽默”段子：说饭厅内，一个异常谦恭的人胆怯地碰了碰另一个顾客，那人正在穿一件大衣。“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皮埃尔先生？”“不，我不是。”那人回答。“啊，”他舒了一口气，“那我没弄错，我就是他，您穿了他的大衣。”肖江虹正是穿上了“皮埃尔先生”的大衣，让“胆怯”的“皮埃尔先生”印证了真实的自己。

王华是一位大家已经十分熟悉的青年女作家了。她的作品一般故事特异，情

节奇谲，语言艺术张力极强，常常能直抵人心。本辑短篇头条我们特约发表了她的《两个月约定》。丈夫“我们的镇长”的背叛，令对爱情绝望马琳想在丈夫生日时，与他同饮毒酒殉情。于是马琳与丈夫一起到了他任职的镇上。在镇上，马琳遇到了傻子伍佰。出于同情，马琳与傻子伍佰发生了一段离奇的纠葛。正是傻子伍佰的特异行为，使马琳幡然觉悟，走出绝望，平静地向丈夫的提出了分手。作品看似朦胧，仔细品味，才能悟出其中人生哲理的底蕴。

和全国文坛一样，贵州像王华、肖江虹这样的年轻作家，一拨更比一拨厉害。如今不仅七零版、八零版浪潮迭起，九零版也是新蕾初绽。比如本辑“威宁作家作品小辑”短篇头条《秋风吹过百草坪》，就写得持重深沉，故土味十足。若非作品语言的新潮特色让人疑窦丛生，怎么能相信作者申开玲竟是一位正在读高中的九零后小姑娘呢？曾有不少传说，颇虑贵州文学后继乏力，读到这样的作品，你还会担心贵州文学后继乏人吗？

《贵州作家》一直以培养和扶持本土作家为根本。对贵州未名作者，特别是未名青年作者，更是在重中之重的关注之中。我省不少有责任感的成名作家和我们心心相映，为关怀和发掘年轻新作者不遗余力。申开玲这位九零后，就是我省作家马学文向我们推荐的文学新人。我们隆重推出《秋风吹过百草坪》，不仅是因为这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也是为了表明我们的一贯立场和对作家马学文的敬意。我们期待着申开玲，以及一切像申开玲一样的青年作者，进一步到《贵州作家》上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也期待着马学文，以及和马学文一样的成名作家向我们推荐更多的文学新人。

为了加强对本土作家的培养力度，我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本辑开辟的“黔南”、“威宁”两个地域作家方阵，就是一种扶持和鼓励我省地方文学创作的尝试。如果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则我们今后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并争取做得更多更好。

在本辑文学评论栏目里，我们特约发表了河北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后常彬教授的《抗美援朝文学中的地缘政治与灾难叙事》一文，目的是想介入一些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学话题，做一种让《贵州作家》闯入更广阔的读者视野的尝试，从某种角度突破《贵州作家》的地域局限。

本辑《贵州作家》问世正值岁末年初。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贵州文学院及《贵州作家》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向广大作家、作者，向所有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我们恳切地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得到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爱护，继续得到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会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建勇

目 录

夜郎文学

2010年第9、10期合刊

(总第171期)

《贵州作家》第18辑

主编：孟学祥

本期执行

主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 孔海蓉

王 华 徐必常

主管/主办：黔南州文联

编辑出版：《夜郎文学》编辑部

贵州文学院

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工人路2号

贵阳市科学路66号

邮编：558000 550002

电话：(0854) 8222342

(0851) 5861422

邮箱：ylwx2342@163.com

卷首语

中篇小说

真 凶
霸王谷
雀 汤

肖江虹/007
赵朝龙/036
胡 静/053

短篇小说

两个月约定
门
李果的战场
晒 谷
条条大路
白加黑

王 华/070
骆礼俊/078
曹 永/082
郑一帆/088
西蕾宁/093
张晓强/098

散文

飘过甘川的逝水流年
汪汪的狗叫声
客居者
杨村散文二题
雪融麦田的鲁院时光
香车河古韵
杀 猪
水西听雨
古韵毕节
花开的声音
一个人的小船

陈丹玲/109
丁 杰/111
卓文江/113
杨 村/115
肖 勤/118
彭殿基/121
姚胜祥/124
蒋德明/128
邹芝桦/130
钟元贵/133
李发笑/135

诗歌

赵卫峰的诗
南鸥的诗
钟硕的诗
口吐莲花(节选)
落梅花(组诗)

赵卫峰/137
南 鸥/138
钟 硕/140
罗 莲/141
冯 娜/143

日暮乡关（组诗）
四川人（外二首）
末末的诗

陈德根/143
徐 源/144
末 末/145

全国统一刊号：CN52-1068/1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601

广告经营许可证：黔南工商广字038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印刷：贵阳天济彩印厂

评论

抗美援朝文学中的地缘政治与灾难叙事
新命名时代
——评常彬先生《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重塑民魂
——评《绝地逢生》的本土叙事与民族记忆
过度美化“乡土田园”是作家精神的矮化
诗歌广场中的个人声音
——关于赵卫峰及其诗歌评论
狂放恣肆、自由浪漫的旷野诗人
——评曹有云诗集《时间之花》
失却的家园，苦难的终结
——王鹏翔《乡村的背影》漫读
浅论传统戏曲视频“立体性”的消弭

常 彬/147
马鲁纤/151
焦敬敏/154
韦昌国/156
隐 石/158
赵兴红/162
邓云平/164
焦振文/167

威宁作家作品小辑

秋风吹过百草坪（短篇小说）
小说二题（短篇小说）
赵十四转正（短篇小说）
记忆中的小镇（外一篇）
握紧手心里的那口热气（散文）
华彩秋歌（散文）
散文二题
威宁散记（散文）
心灵的行板（散文诗十章）
威宁谣（组诗）
我拥有一条河流（外二首）
诗三首
梦里江南（组诗）

申开玲/170
方明贵/179
肖良国/187
丁 炜/193
罗 勇/201
潘 萍/204
许定华/206
孔繁毅/211
唐福德/198
哑 木/213
郭殿进/214
苏 升/215
李 舟/216

贵州作家关岭行

神秘关岭
关岭印象
北盘江三题

苑坪玉/219
王 华/221
魏荣钊/223

bookan.博看网
bookan.com.cn

从“锁钥”的意义说起
北盘江上
板贵走笔
岭那边住着朋友
无雨之春
爱在关岭（组诗）
扶贫日记（两侧）

罗吉万/227
李天斌/232
刘毅/234
张麟/237
姚晓英/239
杨十八/241
孔海蓉/243

贵州作家看平塘

歌声吸引人的地方
游平塘
燕归何处
玉水夜话
在掌布，做一根时间的针
泥之今生一具陶
甲茶风光

晓梦/245
王剑平/247
海嫫/249
伍秋明/251
龙凤碧/253
刘美/255
卡斯特/256

黔南作家方阵

两个人的下雪天（短篇小说）
唐小惠（短篇小说）
剑魂湖清雨（散文）
好秋（散文两篇）
这个季节 这场雨（散文）
蒙祖芳的散文诗
中国红（组诗）
两片叶子（组诗）
窗外的故事（组诗）
为你守候（外一首）
潮的失落（诗歌）
距离（诗歌）
寻找春天（诗歌）

黑白烟熏/259
张达/264
郭其昌/266
黎仕勋/268
周道波/270
蒙祖芳/271
胡凤林/275
周雁翔/277
龙再香/278
吴昌红/279
覃志钦/279
陈薇薇/280
许镰/280

真凶

肖江虹

—

按理，每有大事降临，总该有些征兆的。村庄要减员，乌鸦会一连好几天扯着嗓子喊；赶上大旱，半山腰的岩洞连续一周雾气缭绕；有人要成药罐罐，老刘家傻子一定会突然冲着他说几句明白话。总之，龙潭这地头，件件大事后都能寻找到或多或少的兆头。

唯独这件大事没有。

这是一个属于一九七六年的早晨，一个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空气清新，舒适恬静的乡村早晨。棺材匠从床上爬起来，还很诗意的站在屋檐下瞻仰了一阵鲜嫩的朝阳，接着他从墙上取下一挂水桶挂在肩上，踩着轻快的脚步往村东的大水井去了。

乡间小道铺着四四方方的青石板，有幼苗从石缝中探出头来。棺材匠脚步轻盈，起起落落都显出了奔放的时代气息。棺材匠的性格可不像他的职业那样凝重沮丧，好天气激发了他朴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拐过两道弯，清新的空气中飘荡起了口哨声。在乡村，口哨不算是庄重的艺术形式，但棺材匠吹响的内容却庄重异常：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口哨声让一片树林变得无比生动，那些叶片上晶莹的晨露，慢慢拢成一团，滑向叶尖，然后优美地坠落，浸入大地。

口哨声是在一处开满了水仙花的旷地上停止的。当时棺材匠一转头，口哨声就被一刀两断了，残留下来的只有两扇还噙着的嘴唇。

一片开得无比灿烂的水仙花丛中，横卧着一具雪白的女人身体，身体四周的水仙花被压得东倒西歪，身体上有星星点点的残破的花瓣。这时，阳光薄纱般倾泻而下，在女人身体形成了一层耀眼的

橘黄。她的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直视着通透高远的天空，那片广袤的湛蓝中，有雄鹰在盘旋。

扁担从棺材匠肩上悄然滑落，他瞪着眼睛看了一阵，使劲扭了扭脖子，收回了两扇噙着的嘴唇，往前走了一步。

“喂！喂！”他轻轻喊了两声。

天地寂然，只有林间悦耳的鸟叫声，好像是画眉。

棺材匠回身就跑，跑的过程中，嘴大大张着，看样子想喊，可没有声音。

跑出去好远，村庄上空才响起了凄厉的喊声：死人了。

和村东头那个清澈碧绿的水潭一样，龙潭村一直安静沉默，祥和安宁，像一个闲聊时躲在墙角的聆听者，不啰嗦，不插话，悄悄来，悄悄走。就是运动最厉害那几年，别的村子轰轰烈烈，乌烟瘴气。再看看龙潭，老人们依旧坐在屋檐下，披着一身的阳光啪嗒啪嗒吸着旱烟，目光慵懒，盯着村庄的一草一木看，去找寻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女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去水潭边洗衣服，沿着岸蹲成一排儿，东家长西家短，也会说些男女之间那些隐秘事儿，于是水面就荡开一片肆意的欢笑；孩子们仍旧在月夜下奔跑，手一捞，就能把萤火虫关进掌心，凑到眼前，张开手缝，亮光映着长长的睫毛，看够了，手一松，目送着一汪萤火摇曳着远去。

一声凄厉，祥和不再，惶恐犹如暴雨前天边陡然而至的黑云，压得一个村庄直不起腰来。

二

一共来了三个公安，一老两小，老的叫老

黄，两个小的，一个叫小梁，一个叫小赵。生产队长肖明亮本来想问清楚具体的姓名，但看见老黄一直阴着脸，就打消了念头。

龙潭和外面连接的只有一条青石铺成的小路，三个公安是踏正步进来的。生产队长早早就带了一队人在村口等。老黄走最前面，五十出头，步伐沉稳有力；依次是小赵和小梁，两人嘴上刚起来一层绒毛，小梁肩上挂了一个包。

站在众人面前，老黄伸手擦了一把汗问：“生产队长呢？”

肖明亮举起一只手指。

“说说情况。”老黄伸出一只脚踩在路边的石头上说。

“要不先喝口水？”生产队长说。

“你还真稳得住盘子哈，都死人了，还有这闲心。”老黄语气里含着讥讽。

生产队长脸上起来一层灰白，忙说不是的不是的，我就是那个啥，看你们——语意含混，笨口拙舌。

“现场在哪儿？”老黄问。

“林子那边。”生产队长往远处指。

“走。”老黄一挥手指。

看到现场，老黄一张脸就黑了。

“毛毯是谁盖上去的？”老黄问。

生产队长又举手。

“哪样鸡巴生产队长？连点常识都不懂，谁让你盖毛毯了？你怕她冷啊？”老黄语速很快，每个字都像出膛的子弹。

肖明亮心里窝火了，龙潭没人这样和他说话。连旁边的一干村民都有些愤愤，公安有鸡巴哪样了不起，说两句话像喷粪，枉自披了一身公安皮子。

肖明亮上前一步，冷冷地说：“姑娘光着身子呢！死的又不是一头猪，常识我不是不懂，姑娘爹娘来了，死活要凑过去，是我喊人拉住的。”

老黄斜着眼看了看肖明亮，哼了一声：“哟！你还有理了呢，现场可留下你的脚印了，你不怕成嫌疑人？”

龙潭的生产队长爆发了，冲过去对着老黄，两张老脸之间只有一指的缝隙，四目相对了片刻，肖明亮说话了，一字一顿，像往老黄脸上扔了一堆锋利的石头。

“就算是我，有本事拉我去枪毙。”

老黄没说话，半天转头对两个年轻公安说：“做事！”

黄昏如约而至，红云在天边漫天翻卷，像个打翻的血盆。

肖明亮坐在院子边，闷着头一直抽闷烟，老婆子喊他也不答应，眼前还是那张老脸晃来晃去的，他恨不得糊上几砖头，把他妈的砸成个烂柿子。不就是披了身皮子吗？有啥了不起？

龙潭人有句话，叫恨谁见谁。这话还真不假，肖明亮一抬头，就看见那张老脸了，正气粗地往自家院子走来。三个公安走进来，在肖明亮面前站成一排，像等待他检阅一样。肖明亮歪头看了一眼，鼻腔闷哼一声，低头把旱烟咂得烽烟滚滚。

老婆子拉出两条凳子，老黄坐下来，看着肖明亮说：对我有想法可以保留，我现在是和你谈公事，有三件事要你帮忙，第一，腾间屋子给我们临时办公用；第二，马上找人搭一个棚子，我们要验尸；第三，通知村子里所有人，没有我们允许，这段时间谁也不能离开。

生产队长冷笑一声：“你国家主席啊？你说啥就是啥啊？”

老黄也冷笑一声：“你如果不同意，我只有回去汇报了。”

生产队长又闷哼一声，闷哼归闷哼，闷哼完了还得顾大局，识大体。尽管不是很心甘情愿。公安同志的临时办公室和猪圈一墙之隔，整晚能聆听猪的豪言壮语。最闹心的是不期而至的猪粪味，凶猛地地从破烂的窗户挤进来，吸一口，还滚热着呢！临时办公地点一扇破烂门，合不上，鸡啊狗啊的，文进武出，吼也不走，胜似闲庭信步。肖明亮在院子里偷偷乐：“你以为公安它就怕你啊？”

蜡烛滋滋乱炸，老黄盘着双脚坐在床上，不敢动身，一动身，那床就哆嗦。身子往前倾了倾，说：小赵，你先说说。

小赵掏出笔记本，封面红色塑料皮儿，老人家正站在城楼上挥手。

清了清嗓子，小赵说：“死者刘桂花，女，今年二十岁，是龙潭村刘老把大女儿。根据现场勘察和尸检情况看，死者大约死于十六日晚七点至十点之间。从案发现场情况推测，死者有过激烈的反抗，罪犯可能是准备对受害人实施强奸，在犯罪

过程中，因为受害人大声呼救，所以用双手掐住了受害人的脖子，导致受害人窒息死亡。从尸检情况看，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未遂引发的杀人案。”

小赵念完，看着老黄，老黄点点头，转头看了小梁。

小梁翻开本本说：“根据走访的情况，受害人在案发当天是从亲戚家回来。据受害人父母说，受害人性格内向，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和人发生过矛盾。同时，受害人亲戚反映，受害人是一个离开的人，离开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两地距离大约三个小时路程。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受害人应该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遇害的。”

翻了一页纸，小梁还没开口，隔壁就嘹亮了，两头猪似乎是斗殴，恶狠狠地嘶叫。小梁无奈地看着老黄，老黄吡着牙吼：再闹，再闹毙了你个猪日的。

隔壁躺在床上的生产队长听见了，瘪瘪嘴：“你试试？”

半天，两头猪才停止了哼哼，可能是掐架把圈里的猪粪操翻了，哽人的粪味又溢满了一屋。老黄耸耸鼻子：“就当自己是时传祥了。”然后一挥手，说继续。

小梁把手从鼻子上拿开，咳了一声继续说：

“根据走访得知，全村共有四个人不能说清楚案发时段的活动情况，一个叫林北，男，未婚，二十二岁，村小学的老师；一个叫王建国，三十四岁，已婚，有两个女儿，妻子前几年修房子被大梁砸断了腰，至今瘫痪在床；一个叫母光明，七十二岁，丧偶，左脚有残疾；最后一个叫胡卫国，四十三岁，当过民兵连长，据群众反映，胡卫国爱喝酒，醉酒后经常打老婆，后来老婆受不了，带着两个孩子远走他乡，至今下落不明。”

三

这段日子，老天像讨好龙潭村似的，天天阳光明媚，龙潭人不买账，个个阴着脸。特别是他们的生产队长，霉豆腐样，没事就咕哝：妈的，自己的村子样样争第一，春耕秋收，铺路修桥，哪样不走在前列，现在而今眼目下，却出了这样一件掉门脸的事情。花案啊！就像脸上长了痔疮，眼现大了。

沿着村里的石板路，肖明亮低着头，鼠目寸光地往前赶。这不是龙潭生产队长的德性，生产队长以前走路都是前程无限的模样。还会敞开衣领，露出脖子上那个骇人的伤疤。遇上好奇的，会问问伤疤的来源，生产队长就一挥手：朝鲜战场的纪念品，帝国主义的刺刀留下的。于是问话的立马起来一层敬仰，龙潭屁大点地盘，竟然还有巴掌大一块死肉和帝国主义扯上了关系，不得了啊！

有德两口子在路上捡牛粪。看见生产队长过来，有德直起腰喊：“队长，去哪儿？”生产队长两手叉在腰上，模样像要把自己提起来。自从看了《南征北战》，生产队长就爱上了师长这个动作，很革命，很领导，两手一叉，气势恢弘。生产队长和师长的差别在于，师长造型和话语都豪壮，生产队长不同，叉好腰，看了看有德，半晌才小声说：“你忙！”

经过刘老把家门口，肖明亮停下了脚步，走进院子。咳嗽了两声，门拉开一条缝，露出了老把妻两个寿桃样的眼睛。两口子出来，看见生产队长就哭开了，老把妻一五一十地坐在生产队长面前数：我家一不偷人，二不养汉，老老少少，规规矩矩，没人说句屁话，桂花哪个出来不夸两句，立春才刚满二十岁，哪晓得？畜生啊！找出来了你看我不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刘老把倒碗茶递给肖明亮，说：“龙潭这么多年，顺顺当当，没出过恶人，这倒好，恶人出来了！”说完老把也呜呜哭开了。

肖明亮叹口气：“都怪我啊！龙潭屁大点地盘，我没能看好啊！王八操的，看上去个个都老实巴交，唉，画龙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哦！”拍拍老把的肩，队长安慰说：“你放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坏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老把妻哭：“不管吃啥果子，也得把坏人挖出来啊！”

“没见几个黄狗皮正忙着吗？”生产队长说。

哼哼！屋檐下一张脸在阴冷地笑。刘小把，老把的儿子，桂花的弟弟，咬牙切齿地看着生产队长。

“你小狗日的笑啥？你还信不过公安？”肖明亮骂。

“卵公安，来了好些天了，坏人毛毛也没找

出一根。”

肖明亮指了指刘小把，没说话，站起来背着手走出院子，老把在后面喊：“找出人来了给我个信，老子活刚了那天收的。”

村子后面的半山腰，有块横空出世的大石头，笔直地伸出来，悬吊吊地指向远方。每有大事需要思考，生产队长都会爬到石头上，俯视着他的龙潭村，他觉得只有站在这里，思考出来的问题才具有全局意识，才能高屋建瓴。

黄昏漫过村子，流淌着一地的橘黄。暮归的村人沿着细窄的小路，慢慢向村子汇集。

晚风拂着肖明亮的脸，他看着自己熟悉的庄子，忽然觉得，这个村子已经变了，平静下面是涌动的暗流。

四

回到家，老婆子正在安排晚饭。肖明亮背着手在厨房巡视了一圈，菜还是老三样：素酸菜，炒土豆片，牛皮菜拌水豆豉。

老太婆往锅里舀了小半瓢油，回头看见肖明亮，慌忙舀出一些放回油碗里。生产队长对着领导家属和颜悦色地挥挥手，老太婆立刻堆满了笑，重新把舀出来的油倒进锅里。

在灶台边转了两圈，队长开始现场办公。

“不是还有一截老腊肉吗？”肖明亮问。

“还剩个把把，想等你过生的时候再拿出来。”老太婆说。

肖明亮说：“拿出来吃了算球。”

“给他们，你舍得？”老太婆声音压得低低的，指了指猪圈旁边的屋子说。

“我是怕把他们饿着了，整点好的给他们胀，早点破了案好滚蛋，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烦人。”生产队长说。

“老东西，鸭子死了嘴壳硬。”老太婆笑着说。

饭菜上了桌。老太婆把着门朝那边喊：“黄公安，吃饭了。”

三个人鱼贯而入。

老黄朝饭桌上看了看，脸像朵绽开的老腊梅。

“哟，莫非台湾解放了吗？”

老太婆撩起围裙擦着手惊讶地问：“真

的？”

肖明亮坐在墙角，斜眉吊眼看着老黄：“你解放的呀？”回头又狠狠瞪了一眼老太婆：“人家涮你坛子呢！憨婆娘。”

端起碗，老黄看着老太婆连声说谢谢，老太婆不好意思地看着肖明亮说是他的主意。老黄抬眼看了看肖明亮，嘴动了动，半天才说，晚上请你过来一趟，我们有些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

猪粪味儿很浓烈，一股股往鼻孔里钻。

四个人围成一桌。

老黄在桌上铺开一张卷烟纸，摸出一个烟丝盒。烟丝盒是牛骨做成的，上面还摇曳着几根热带的椰子树。把烟丝均匀洒在卷烟纸上，老黄粗壮的手指把着烟纸一端，反卷，滚动，送到嘴边，伸出舌头在接缝处一拉，一根崭新的卷烟诞生了。

把烟点燃，老黄对小梁说，你把情况说一说。

小梁转过身子对着肖明亮说：“肖队长，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案发当天，有四个人不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这四个人是林北，王建国，母光明，胡卫国，在我们正式传讯这四个人之前，我们想请你先介绍一下这四人的情况，听听你对他们的看法。”

肖明亮瞪大眼：“不可能，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老黄深吸一口烟，猛了，一阵炫目，烟卷烧了起来，火苗腾腾的，老黄慌忙拿烟卷往桌面上杵，杵灭了烟火，老黄对肖明亮说：“我们没说他们是坏人，就是先听听你的说法。”

“那你们就去调查，问我搓卵哦！”

老黄把划燃的火柴吹灭，拿出叼在嘴上的烟卷，面带愠色说：“请你搞清楚，这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像你这种态度，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是犯罪。”

帽子有点大，兜头罩下，生产队长有点蒙了，半天才嚅囁着说：“主要讲哪个方面的？”

老黄给生产队长倒了一碗茶，说：“说说他们平时的表现。”

喝了一口茶，肖明亮说：“这几个都是本村人，林北早先在县城上中学，运动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林北就回来了。前年我看村小学缺老师，就让他顶上了。他书教得好，晓得的东西多，三国，西游，封神，聊斋，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娃娃们都